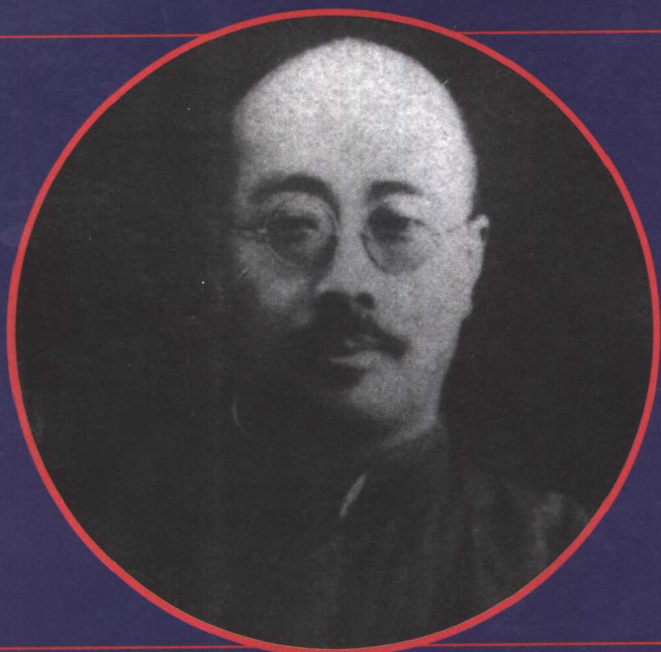


东方民俗学林

周作人

民俗学论集



DONGFANGMINSUXUELIN

上海文艺出版社

DONGFANGMINSUXUELIN



东方民俗学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民俗学论集

吴平 邱明一 编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东方民俗学林

周作人民俗学论集

吴 平 邱明一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l.sta.net.cn

网 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8 字数 312,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21-1821-5/I·1480 定价：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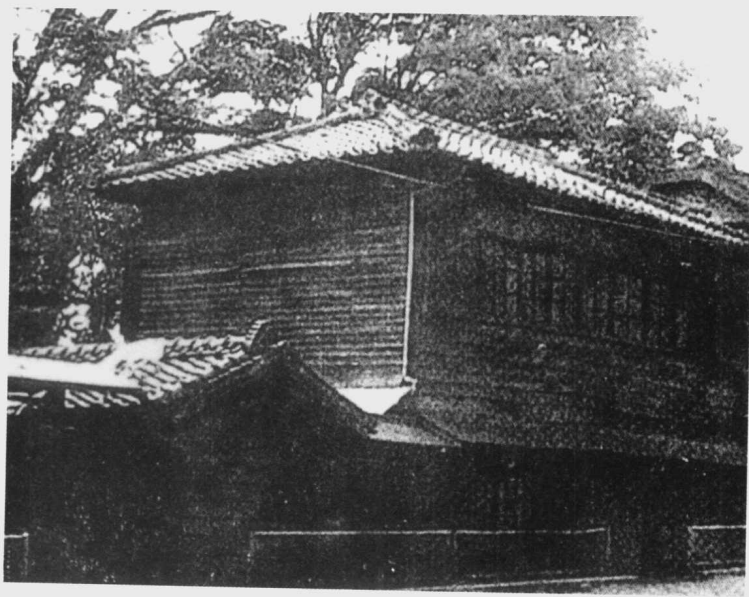


1963年周作人在北京



1910年冬周
作人在日本

周氏兄弟在
东京读书时
的住所





1929年元旦周作人(左五)在苦雨斋



周作人(左)与钱稻孙合影

挽半農詩二



其一

昔時華禍同蒙難，菜飯幽居亦可憐。
算到今年逢百日，半農終於七月十四日，蒙難則為十月廿四日也。寒小一盞
薦君前。

其二

仿時髦的劉陽體

漫言一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
徒向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狼狽。

轉明兄：

從廢紙堆中找出少年農的行一紙，每紙重約一兩，是四十年前他在巴黎留學時寄給我的，頗有趣味，今以寄呈，乞率收。但可惜那土烏俄帽的照片，因為不是放在一處，所以沒有了，不無對照了看，倒是很好玩的。牛果那時才三十五歲，想見就有少年的豪健，見於筆端。所注

近可

十月十六日

作人

周作人手迹(1965年)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頭
終日听談鬼念下終年空坐說老去爭端
玩骨華間來隨分種烟麻清君若問其
中意旦到寒齋吃苦茶

壬寅秋日雪田作五十自壽詩應

子瑜先生雅鑒

癸卯年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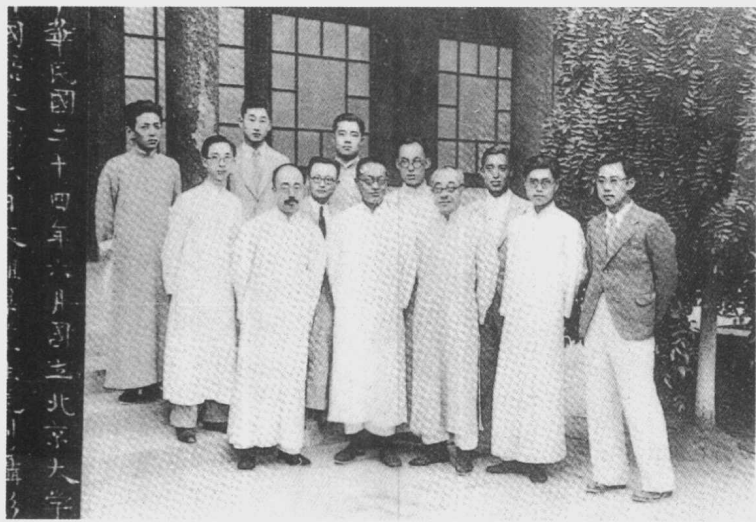
周作人(左一)与鲁迅(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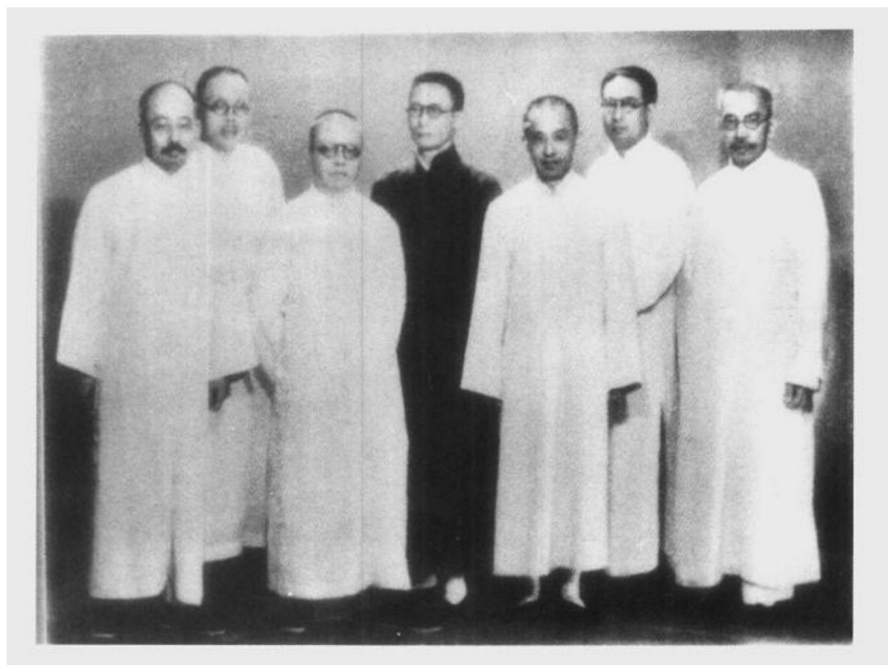
周作人(中)
与妻子羽太
信子(左)、
妻弟羽太重
久在日本



20年代,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若雨斋



1935年6月,周作人(前左一)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日文组毕业生合影。



1936年9月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合影，从
左至右：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沈士远、朱遇
先、沈兼士、许寿裳



周作人在书
房



1945年周作
人在北京

聚仁兄：

五日来方承惠。知身體不好，極應加意
損養。此乃一切根本錢，不能放任也。此行一語前承
寄下兩冊，詢知尚有二三語及小語，亦願得一讀也。
快，服奉起見代寄下，費心至感。朱君高閑循和，
不知現辦何事，我亦相知不甚深，故不甚明瞭。此問

近安

七月十二日

朱作人

聚仁兄：

好久沒有通信，未知主作為何，特以為念。頃承鮑君字示理冠字戴剛也一文，稱其致旺盛，又輩七健，聊以爲慰，便中乞持近作雜文，裁示一二，以開眼界。七所企望，因近來唯看旧方，耳目是成摩挲上。又在崑崙戰陣行，良非易，但其角力氣未可及，見潮甲中略示不反若，即其一例。字中已入狀，但天氣反不越，因感手寫天有降西。此誌

西

七月十九日

朱作人啓



出版说明

民俗学是研究和阐述民间社会生活文化传承事象的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即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土地和村落、房屋建筑、劳动、民间技术和科学、服饰、器物、工具、饮食、交通运输、交换贸易;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中的民俗:家族和亲族、民间组织、交际活动、人生礼仪、岁时风俗、吉庆娱乐、游戏和竞技;反映这两种关系、这两个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认识和观念、祭祀礼仪、巫术和宗教、伦理道德、习惯法、语言民俗、民间艺术等。

民俗学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一门重要的学科,从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看,随着社会科学的日益发展,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它客观的必然性,及时反映我国民俗学的建设和发展之科学成果,将会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各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及其传承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从而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将会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移风易俗、为树立社会新风提供重要的依据。

东方民俗学林旨在扶植民俗文化学术著作,系统地编辑出版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俗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包括区域民俗、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民俗和民间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科学研究著作,也编辑出版民俗学基本理论和民俗史方面的著作,反映百年来的民俗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殷切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和帮助。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的杂学

——代序^①

小时候读《儒林外史》，后来多还记得，特别是关于批评马二先生的话。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说：

“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又第十八回举人卫体善卫先生说：

“他终日讲的是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这里所谓文章是说八股文，杂学是普通诗文，马二先生的事情本来与我水火无干，但是我看了总有所感，仿佛觉得这正是说着我似的。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我自己所写的东西好坏自知，可是听到世间的是非褒贬，往往

^① 本文原载《华北新报》1944年5至9月，收入《苦口甘口》，唯其广述作者学术历程，故借它作为本书代序。